

法乳恩深

盧榮章 一九九九年九月

紀念恩師比丘尼慈祥法師

我幼年的時候，讀了商務印書局出版的佛典汎論一書，有一段內容記載昔年印度的摩揭提國，未接受佛教化前，人民但晝夕享樂，受化後，晚上但聞梵唄之聲，因而知佛陀偉大，由此引發了閱讀佛書的興趣。但因爲沒有善知識的指導，總是不清楚，有如霧中看花一樣。1954年，得到同學的母親，已故劉鎮國夫人的介紹，到大光園謁見法師，您詢問了我過去讀佛書的情形，並知道我剛聽完東蓮覺苑愍生法師的楞嚴經後，便將楞嚴經的大要說了一遍。當時我的感覺，學佛如果沒有師承的話，不過是戴上有顏色的眼鏡看東西，已經不是本來的面目。遂決心學佛，投入法師的門下研習義理佛學，法師因我平日閱讀一般佛學著作，時間過多，您對我說：沒有佛學基礎，很容易被他人言論困擾的，於是指導我閱讀藏經，每天晚上飯後到您房間提出不明白的地方，並予以解答。當年法師已經開辦了大光義學，因此只能夠在學校的暑假期中，回祖庭凌雲寺和圓通寺講經，間中亦有到外邊講，後來晚上爲了幾位受業的弟子，在大光園，亦講了兩會，您和師公海仁法師一樣嚴謹。聽經後，每天都要覆講小座，不准對著筆記，不同的地方，您允許我們同時表達自己的意見，如果和經文沒有抵觸，您會默許認同的。當時您爲了栽培我們，更邀請了已故的何敬群教授，授以大學國學課程，在您門下的十五年中，一共聽您說了十本經，那是圓覺經、維摩經、普賢行願品，地藏菩薩本願經，般若心經，八大人覺經，法華經方便品、四十二章經、梵網經、維摩經弟子品。

法師是沒有門戶知見的，您有空的時候便帶領我們去參訪各善知識，如已故的倓虛法師，敏智法師和現仍然健在的覺光法師等，並鼓勵我儘量利用時間，到外面去聽經。因此我也到東蓮覺苑去聽了妙境法師講的華嚴經，筏可法師講的十善業道經。61-66年間，法師分兩期興建中學後，更多方面參與社會工作，從此便再沒有開講經法會了。

七五年我移居北美洲，每天仍以閱藏經爲常課，後來參與當地的大專留學生組織的佛學座談會，有機會介紹他們佛學的課程，跟著將過去所學的佛經，爲他們講說，每次都將錄音送回您賜正，法師在日應萬機之中，仍然把錄音全部聽過，對演講中引述和佛教有抵觸的言論，嚴勵面斥指責，並敕令我跪下來，在佛前誠懇地懺悔。從這點可以見到您金剛護法的一面。法師對我在海外的參學，每次回去見面時，都提醒我學佛的四個原則，那是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。

九七年，香港回歸後，我已屆退休年齡了，見到香港的成就和物質文明的進步，對我在香港出生的來說，實在是感到值得驕傲的，不過在繁華的背後，也隱伏不少的憂慮，那就是心理上的不穩定，中山先生曾說：佛法能補科學之不足，佛法爲救世之仁。今日香港，經過百多年的殖民地教育，正好由佛教培訓新一代的德育，提昇民族意識和愛護祖國觀念的時刻。法師竟頓傳噩訊，這何止是法門損失，亦是社會的不幸。

九八年居港期間，擬將過去學佛的心路歷程，作系統式提供有志趣進修或研究佛學人士參考，並撰寫了一份計劃，您老人家亦給與寶貴的意見，並且熱誠地支持，但礙於社會環境等問題，故今年嘗試把課程更改成最現代化的文字和講解，都輸入電腦光碟裏，手上有幾張光碟，便可進行自修。年初我曾先後用白話重譯了幾本佛經，如白話佛說四十二章經，白話阿彌陀經，白話金剛經，佛說心經淺譯，佛說大乘八聖行經（原譯佛說八大人覺經）和佛教偈語集輯錄，希望人人都能看懂佛經，種下一些佛法的種子，可惜法師只看到一本白話佛說四十二章經。我內心實在很悲痛，今日佛教需要法師，我更需要法師的鼓勵、指導和支持。目前我除了對電腦佛學課程繼續製作外，還希望將法師自己多年的講義手稿整理，和您遺下兩套佛經的錄音輸入光碟中，以紀念您多年來法乳恩深，亦可以方便懷念您的人，有機會再聆聽您的法音，學習和目睹您在佛學文獻上的著述。至於法師一手創辦的學校教育事業，您的法徒比丘尼永常法師，定能繼往開來，更能發揚光大。含悲草述，不知所云。

受業弟子優婆塞盧榮章於香港石崗觀音山圓通寺